

北京杂文学会编
北京出版社

老干新枝

——
李欣杂文选



老干新枝

——李欣杂文选

北京杂文学会 编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干新枝——李欣杂文选/北京杂文学会编.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6

ISBN 7-200-03134-8

I. 老… I. 北… III. 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22736 号

老 干 新 枝

——李欣杂文选

LAOGAN XINZHI

——LIXIN ZAWEN XUAN

北京杂文学会 编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朝阳展望印刷厂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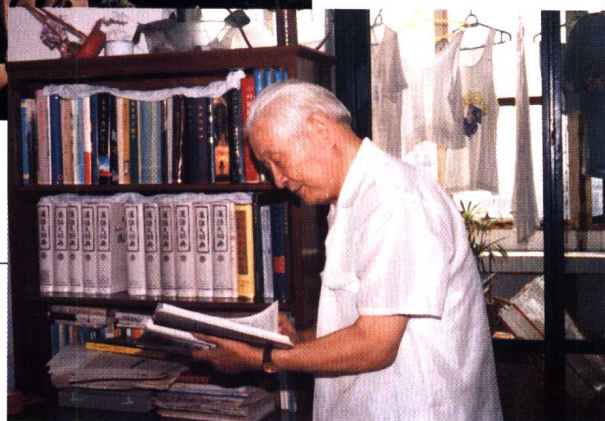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 印张 230 000 字

1997 年 6 月第 1 版 199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000

ISBN 7-200-03134-8

I·444 定价:13.00 元



李欣近影

目 录

写在卷首.....	(1)
1937 年	(4)
造谣与诬蔑	
谈爱面子	
1983 年	(9)
杂文的党性	
1985 年	(11)
要什么“面子”?	
杂文是一种文艺形式	
——在北京市杂文学会成立会上的讲话	
1986 年	(15)
杂文刍议	
杂文札记	
——书信、日记摘片	
答诮 (两首)	
需要开展杂文评论	
杂文的时代使命	
口有余香更益身	
——余心言同志《酸甜苦辣话人生》读后	
满载岁月的纪念	
谈杂文的形式和内容	

目 录

——致朱熹

1987 年 (32)

可口循俗善诱人

——推荐李庚辰同志《待人处世之道》

要重视杂文的社会效益

迎春花自适时发

——代《北京杂文》发刊词

谈杂文史

——给首次杂文史研讨会的信

杂文是党的战斗武器

——在山东杂文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1988 年 (42)

对“讲真话”的思索与联想

祝愿与致谢

我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杂文创作的浅见

《老生常谈》再版后记

谈谈杂文评奖活动

再谈“说三道四”

1989 年 (57)

《杂文百家专访》前言

办好《杂文报》是我们共同的事业

——致《杂文报》

杂文的振兴有赖于团结合作普及

与提高的结合

——在“青春宝”振兴杂文征文发奖大会上的讲话

目 录

振兴杂文要服从振兴中华

——在大邱庄杂文学会联谊会上的发言

读报联想

死生容易事 所痛为知音

——悼念李何林兄、友、师

对《北京杂文》三愿

祝贺《杂文报》创刊五周年

漫议反思

1990 年 (87)

敬献《杂文界》同仁三愿

——祝贺《杂文界》五周年

《青春集》序

后来者能居上

不惑·解惑·破惑

——《破惑集》代序

入党日的思考

话迎亚运

我对几个杂文问题的看法

人间险峨君莫笑，自家身在急流中

“团结·友谊·进步”

1991 年 (116)

正气忠魂系中华

——痛悼廖沫沙同志

新年寄语

杂文也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一种手段

首善风化，响应景从

目 录

——《分忧集》序

风俗之变，关之盛衰

凌云健笔意纵横

——读《余心言杂文选》有感

弘扬光大中华民族优良传统

——读《鲁迅与绍兴历代名贤》记

人·情·威信·凝聚力

——从灾害见闻引发的思考

做抵御和平演变的轻骑兵

遍采百花酿成蜜

——致“余心言杂文研讨会”的信

杂文必须响应时代的召唤

1992年 (153)

集腋成裘硕果共享

——在第六届全国杂文联谊会上的发言

条条大路通北京

绿叶成荫子满枝

——《津门杂文选》代序

杂文与生活

1993年 (165)

望洋兴叹，何如“下海”谋“鱼”

——学思小记数则

振兴杂文断想

答谢与自剖

白首丹心说党性

《杂文报》是杂文界的共同阵地

目 录

执法有过勿惮改

希望开个好头

——在“毛泽东与杂文”研讨会上的发言

星·救星·联想到的二三事

——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杂感

关于“毛泽东与杂文”的杂思

1994 年 (189)

向前驱致敬

——祝河北省杂文学会成立十周年

《打杂人语——马周现象集》序

弘扬主旋律与杂文创作

不负天下众苍生

——致李升平信

知难而进

杂文如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鸣锣开道

《20 世纪杂文选粹》序言

——兼论 80 年代杂文的形势任务

《包含香味的玫瑰》读后

1995 年 (214)

悼杜文远同志

常玉不琢，不成文章

——在李庚辰杂文研讨会上的讲话

总结经验不断前进

——“北京杂文奖”颁奖会上的发言

《雄鸡高唱》读后感（代序）

目 录

既问耕耘，也问收获

论师承关系

——序康凯《是是非非集》

涤浊扬清，革故鼎新

——致李成年函

别让灰鼠坏了好汤

躁动于母腹的雏胎

——在天津“全国杂文联谊会”上的发言

高扬作品研讨会开场白

在北京市杂文学会成立十周年纪

念大会上的讲话

1996年 (250)

巧喻妙托，褒贬杂呈

——谈刘征寓言诗和杂文的特点

《七十年奋斗与思考》读后

柔肠侠骨爱国心

——丹阳《海外飞鸿》读后四唱

跋《老干新枝》

附录： (264)

《老生常谈》再版序 (陆定一)

《老生常谈》重放光芒 (孔罗荪)

试论李欣杂文的立论风骨和艺术特色

——兼谈杂文党性 (曾镇南)

白发荷戈一老兵 (宋志坚)

写在卷首

北京市杂文学会

李欣（胡昭衡）同志的新著《老干新枝》付梓出版了。这是他继《老生常谈》（60年代）、《老声新弹》（80年代）之后出版的第三个文集。三本书合起来看，可以说是作者生命历程中涉足杂文创作的三部曲。

这本《老干新枝》以编年的方式辑成，主要收入作者担任北京市杂文学会会长以来十余年间的著述。其中，一部分是杂文作品，大部分是有关杂文的文论和文评。统观此书的全部内容，不仅反映了作者十多年来在杂文创作的理论和实践方面的丰硕成果，确如老干荣发新枝呈现出蓬勃旺盛的生机，而且勾画出作者躬身参与杂文组织活动方面的鲜明轨迹，显示了老前辈对新时期杂文事业的关怀和推动作用。正因为有高扬、胡昭衡等老同志视杂文事业为整个党的文艺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倡导之、组织之，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劳作，团结首都杂文界的同志艰苦奋斗，北京市杂文学会方能发展成为“在北京地区范围内有信誉、有凝聚力、有一定自立自治能力、健康成长的民间社团法人；在全国杂文组织内，也是一个受重视、受信赖、起相当辐射作用和团结作用，且实力较强的地区

学术性专业组织”(昭衡同志语),对发展和繁荣新时期杂文创作有所建树。从这个意义上说,《老干新枝》一书,为读者提供了当代杂文史上部分可资研究的真实记录,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在为此书撰写的《跋》文中,昭衡同志翔实而又生动地记述了自己近60年的革命经历,描绘了他在追逐时代潮流前进的途程中如何同文学特别是杂文结下不解之缘。书的附录里编入几位前辈老革命家、作家、评论家的文章,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对昭衡同志其人其文展开分析和评述。无论自述或他述,无论长文或短章,都蕴含着哲理意趣,涌动着真情实感,是很值得拜读的。另一方面,我们也以此作写心花,来诚挚悼念近年以来逝世的李何林同志、陆定一同志和孔罗荪同志。

1987年,由于昭衡同志与冯根生同志的通力合作,北京市杂文学会与杭州中药二厂联合举办“青春宝杂文征文”活动。为此,首都17家报刊的编辑、记者曾赴杭州联合采访。在杭州中药二厂花园式的厂区内,我们见到一座玲珑隽秀的“宝亭”,“宝亭”的四根柱子上,有陈云同志亲笔题写的一首七绝。诗云:

新竹高于旧竹枝
全凭老干相扶持
明年更有新笋生
十丈龙孙绕凤池

新笋靠老干扶持,又在老干周围崛起,这是自然界以至人类社会新老交替的辩证规律。陈云同志亲笔题写这首七绝,寄托了对后来者居上的热烈期冀,表现了老一辈革命家崇高的精神境界,寓意是极为深远的。我们用来

明昭衡同志对他钟情的杂文事业和杂文界中青年作者的态度，也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祝愿胡昭衡同志老当益壮，体康笔健，有更多的杂文佳作问世，给杂文事业以更大的支持！

1937 年

造谣与诬蔑

造谣与诬蔑是某一种人战斗的技术。他们因为对于别人仇视或妒嫉，而自己又缺少一点吉诃德先生的精神，于是便在暗处很巧妙地运用着诡计，所谓“含沙射影”，企图中伤或者杀害敌人。

当我们想到社会各角落里隐伏着这种人的黑影时，不自觉地就感到战栗。因为我们不能把它看做狗咬石头，只是一桩愚蠢的事而已。

像狐狸走过雪地后用尾巴扫平它的足迹一样，这些造谣者与诬蔑者，他们惯于在自己所造的氛围之外，拿起绅士的架子，冷眼旁观；兴来时，且发一两声狂笑。

当然，暂时他们是胜利的。

罗素先生说：“一个居心妒嫉的人，不但对于别人是幸灾乐祸，而他自己也因妒嫉之故，陷于不快乐中。”高尔基也说过同样意思的话：“说谎的人，到后来他们简直相信了自己的谎话。”这告诉我们那些拿他人名誉做游戏的人们，也逃脱不了自己摆下的迷魂阵。因为基于他们对“事实不能任意抹杀，欺骗和虚伪决不是真理”缺乏理解，而以簧鼓之舌，对准自己所认为敌人者暗放冷箭，自然将如罗湖野录中所云：“含血喷人，先污其口”了！

造谣的人，不但恶意地蔑视着真实；他们还不自觉地诬蔑

了自己的存在。

他们或是为了怯懦，或是为了心虚，不敢面对着敌人，实际上又没理由面对着敌人，于是就采取了这种狐仙式的战术——在你的饭碗内拉屎，在你的背上画王八，无形中给你一种伤害、破坏和腐蚀。

为了取得别人的同情及信任，这些人能毫不怜惜地拿自己的人格和敌人的人格一拼。他们懂得：鸡子撞石头，鸡子碎了，石头也闹得一身脏；既然想让别人身脏，自己就无妨一碎。更卑贱的人，则他们连这个勇气也没有。

关于造谣的广大园地，当然是对方的私生活，因为这里容易躲避他们的阴险面孔。你若有一两个牢狱里的朋友，那一定是你把朋友卖了！假若你谈过一次女人，自然是纵情酒色，没有道德的东西。更不幸的，你认识了某一位作家，那么，你就逃脱不了“在×××肘腋之下摇尾乞食”的罪名……我的天！

虽然过去他们也许和你称兄道弟，现在你却罪该万死，因为他们觉得你已经犯了九十九条大罪。另一条他们只好归罪上帝了，“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个不顺眼的东西”？

对于这些诬蔑的话儿，让事实给它一个答复吧。

白朗底女士在《简爱自传》中借海兰的嘴说了一句话“要只消费在怀恨记仇上面的话，生活在我看来是太短了”！我希望这句话能给那些造谣及诬蔑者一种思索的机会。

（1937年5月22日《北平晨报》）

谈爱面子

在家乡野台戏《六郎斩子》里，有这么一幕情节：焦赞、孟良眼看少帅将要受刑，跑到元帅面前求情，这时，杨六郎半幽默半恼怒地说了一句话：

“哼！蚂蚁戴眼镜——好大的面子！”

把这话仔细品味一下，就知道中国人爱面子也重面子，而且运用起来，极其微妙曲折的。

友邦××××在他的贵重文件里，也这样提到：中国人是爱面子的民族。言虽谑而实有至理，一部二十四史可以替作个注脚。我们随手举两个例子吧。当西汉末年，匈奴阴谋叛汉已成为事实之后，执政者王莽尚在那里咬文嚼字，初改“匈奴单于”为“降奴服于”，再改之为“恭奴善于”。匈奴虽然因贪汉人财帛名义上接受了，而入寇并不少歇；但由王莽看来，这是一桩胜利的事。隋炀帝因诸蕃欲入交易，“先命整饬官肆，簪宇如一，盛设帷帐，珍货充集。人物华盛，卖菜者亦藉以龙须席。胡客每过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不取其值，给^①之曰：中国富饶，酒食例不取值。胡客皆惊叹！”对于隋炀帝的成功，得了这么大的面子，连我们后辈也为之惊叹了。

“面子”的起源或者是古代贵族阶级地位的自觉，而很巧妙地拿来广泛利用则是一些帮闲者和市侩的聪明所致。无论这些人是初承恩泽或久据大位，因为他们的“面子”被人赏光，一

① 给(dài)：欺哄。

种虚荣和骄傲使他们深爱自己那副“被人赏光的面子”。他们也许不自觉这是种欺人欺己的骗局，但他们确知若是丢掉面子，宛如树倒猢猻散，就能危及本身的存在。西洋有许多牧师对于自己庄严的外表有很大的自信力，就深懂得“外表”的用处；他知道这不但可以消极地掩饰内心罪恶，还可以积极地欺骗一般世俗人们。正如同牧师从信徒们脑子里的上帝借来“庄严”一样，帮闲者和市侩也从把握自己命运的主人那里借来一副“派头”，也就是面子，把派头巧妙地广泛利用起来，名利双收，就是他们的成功。

不幸，这里面也有危机存在。譬如他们的行为有点僭越过分，主人看不上眼时，就会给这些人一个致命的打击。我们听说过神话的故事吧，希腊神话里，依里斯（Elis）王沙尔莫尼士（Salmloneus）因为虚荣心过盛，在大节日冒充天神，立刻就被神与人之主修士（Zeus）雷电轰击而死。

有时候他们一时心粗，露出狐狸尾巴，骗局被人拆穿，也会使他们失掉了尊荣与存在。因为“面子”是极脆弱的护符，很容易被人损害，因而需要巧妙地利用。也许为这缘故吧，他们更爱面子了！

在社会里，各色各样爱面子的表演，说来能使我们头晕目眩；但追根究底，不过是一种骗局而已。禁演《赛金花》一剧是替人全面子；但人家却摄联军电影，不识趣地来伤面子。为文化走私辩护是爱面子；但不远地带就有商品走私剥你的面子。修理古迹，二三年前湖北剿杀灾民……有多少伟大的事业非源于看重面子呢！？

扯到文坛上来，面子微妙曲折的运用，更令人叹观止焉。编辑先生的生杀予夺，文学家的各种派头，操批评大权者的褒贬……若将其心理成分细加分析，则面子作用之大，实在令我们